

讀書脞錄

予少時溺苦於八比文自五經章句外塾師戒勿汎涉
偶借得毛西河集於鐙下竊讀之不寐者累夕稍有啟
悟壯歲通籍承乏西曹龜勉簿領幾束書不觀者十年
逮丙申歲陳情歸里瑟居多暇始得恣意披覽又慮師
丹之善忘偶有所得隨筆疏記積久成帙因有感於盧
抱經學士辛苦纂集煙飛灰盡之語迺略加詮次付諸
剞劂凡說經二卷說子史二卷雜識三卷唯冀直諒多
聞之君子匡其不逮而糾正其失庶炳燭之明得以及
今更定此則區區求益之心也夫

嘉慶己未六月朔日仁和孫志祖識於梅東書屋

仁和孫頤谷侍御以研經靡史之學擢上第游歷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歸杜門著書浙之窮經者多宗之侍御少而淵雅與全謝山杭堇浦諸前輩往復質疑故能實事求是不爲流俗餽飭之學晚年著述益勤丹黃甲乙靡閒寒暑家人生產事不問也嘉慶六年春侍御謝世巡撫儀徵阮公作傳述其詳生平著作極多嗣子同元先刊其讀書脞錄以行而乞余爲之序自宋以來說經者堅守先儒義傳不復更求其流別其失也憑虛論斷無所依據往往爲考古之士所詆譏其專主漢唐之學者溺於名物象數而不窮其大義之所歸則又穿鑿

傳會歧途雜出辭愈多而旨愈晦夫漢儒宋儒各有精微得力之處學者並觀其說融會貫通則於經學均有所裨挾漢以凌宋尊宋以薄漢皆非也侍御統會羣說未嘗有心矯枉務釋其胸中所疑而後已於子史異同沿譌處亦一一辨正之其言約而賅醇而確必迎縷解而不師心自用洵乎蓄之有源而出之有本矣經自秦火以後率多殘逸各家師授不同且篆隸之後易以今文字畫又不能無譌然必先以經解經而後能以字解經也善乎朱檢討之言曰六經如江河日月無所不包解之者惟其不背於經斯已爾侍御所著書立意與檢

討吻合使學者皆如其用心則窮溯源本而不涉於虛
精審義理而不至於鑿又何聚訟之患與脞錄凡七卷
續錄四卷其書盛行於時同元博聞強識爲巡撫阮公
所知能以經術世其家云

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春三月吳郡潘世恩序

孫頤谷侍御史傳

揚州阮 元謨

侍御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

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出以箸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鐙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

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於鄉也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弟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尚書新建裘公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媿於科名任刑部時於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榜字非人閒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

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秉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
吳越閒固多靈氣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歸歟侍
御所箸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僞難鄭誣聖背
經旣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
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剽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鞠盜之
獲眞贓也其有功於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四卷據
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衆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
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
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朋輩商榷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
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

五卷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襍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
是不爲鑿空武斷之論愬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
王肅僞託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
妄惜未成書又脞錄續編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
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讀書脞錄卷之一

仁和孫志祖

易贊

困學紀聞曰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

見水經注
潘水篇

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志祖案書

堯典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蓋謂古文尚書之學然則所謂贊云者乃書贊尔厚齋誤記以爲易贊闕何兩家亦未舉正

鄭氏易

自唐孔穎達作五經正義易宗輔嗣而鄭學漸廢宋王厚齋始裒輯爲書近惠定宇復加補訂甚有功於來學然有非康成易注而誤入者數則一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云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案此出漢書劉向傳鄭氏注非康成易注也康成於彙字作寅云勤也見釋文而反遺之一小過亨利貞云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案此乃易緯乾鑿度之文非注語一繫辭兩儀生四象云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

案此則鄭乾鑿度注而非易注也一君子知微知章云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案此出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易注不云鄭注也

占經解鉤沈作失名注

一序卦可觀而後

有所合云易乾鑿度曰陽起于子陰起于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案後漢書崔駰傳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章懷注引鄭注易鑿度曰云云所以解本文扶陽順陰與上文可觀而後有所合義不相涉以此爲易注尤誤吾友丁小山

杰

始一一訂正之

。易文言

易乾坤二卦之文言傳爲夫子十翼之一

見正義

次於上

下繫之後鄭氏注易亦文言自爲一篇故全書久佚而
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宋時尚存

見崇文總目

蓋今之混

文言於象象後者自王輔嗣始

元亨利貞

趙鹿泉先生

佑

云元始也元者萬物之始觀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元者善之長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皆以始
字解元字元固有訓大者然易中有言元吉亦有言大
吉恐當不同自朱子始云元大也于是爲大通而至正

則是四德止二德亨貞爲實義元利爲虛字矣又曰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則四字又側重利貞恐未然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周易稽疑云項平甫舍讀作去聲止也猶傳舍之舍謂龍出潛時寓于此志祖案下經井卦時舍也王注亦作棄舍解則舍當音捨本義之說是

苞桑

文選六代論李善注引鄭康成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亾矣其將亾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亾也案苞桑桑之堅固者不當以爲危亾之喻

鄭注得之通鑑一百七十七卷隋文帝詔云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注云苞桑多根亦可證

鴻漸于逵

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與九三同正義曰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竝稱陸但陸不高於陵是以朱子本義從胡氏程氏之說改作逵云謂雲路也以韻讀之良是然儀字古音牛何反不與逵叶

說詳日知錄

且逵亦無雲路之訓

不如仍舊之爲安善乎楊廷秀之說易也曰自木自陵

而復至于陸以退爲進也巽爲進退其言得之矣

江氏永羣

經補義云陸當作阿大陵曰阿九五爲陵則上九宜爲阿阿儀相叶菁菁者阿是也先儒謂當作逵逵與儀非

古音
韻

與地之宜

與地之宜本義引王昭素曰與地之閒諸本多有天字
志祖案此所謂諸本者不知何本也漢書藝文志司馬
貞補三皇本紀俱無天字其後漢書荀爽傳有者乃後
人妄加惠半農易說云地之宜者周官大司徒辨五地
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二曰川澤動物
宜鱗植物宜膏三曰邱陵動物宜羽植物宜竅四曰墳
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莢五曰原隰動物宜羸植物宜叢
所謂地之宜者其略如此吾閒有地宜未聞有天宜

立成器

本義云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立下疑有闕文周易稽疑則云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志祖案漢書貨殖傳引易仍無象字蓋師讀之異不必增也翟義傳引易又作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豈得據此又增功字乎晉棗據船賦曰立成器以備用因垂象以造舟見御覽卷七百七十

尚書釋文本異

左哀十八年傳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陸德明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孔穎達正義則

云夏書大禹謨之篇也唯彼能作先尔據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陸孔竝在唐初而經文已互異若此釋文本單行後人附入注疏往往改陸以就孔頗疑此克字釋文近得其真先字後人以意改也

虞書

顧亭林日知錄疑古時有夏書無虞書歷引左傳所引夏書今皆在虞書中云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志祖案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疑古人蓋以二典爲虞

書大禹謨以下爲夏書也亭林之言爲失檢

桺谷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康成解尚書違失云古大篆𠂔字讀當爲桺古桺𠂔同字而以爲昧志祖案鄭氏書注已佚然其注周礼天官縫人引書分命和仲度西曰桺穀是康成本正作桺穀竝不讀桺爲昧也且書正義亦云夏侯等書昧谷鄭爲桺谷豈仲翔誤記而誤駁之邪困學紀聞云魏明帝時張掖桺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卽其地也九經古義云鄭注尚書依賈逵所奏定爲昧谷故虞氏駁之未詳所據

舜典無鎔簡

舜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蔡傳引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蓋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志祖案史記舜本紀於命夔之下亦有夔曰於十二字非錯簡也蓋夔此言正所以荅舜之神人以和正義所謂神人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亦極言樂之神效而已豈必獨言其功乎且蓋稷之文方君臣交儆而夔又何以獨言其功乎此皆宋儒拘墟之論疑其所不當疑者也史記夏本紀又有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語此卽蓋稷篇之文言各有當也或疑蓋稷篇重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八

字由舜典文致誤此較蘇說爲長

蓺祖

宋人每稱太祖爲蓺祖日知錄引之甚詳蓋本書歸格于蓺祖僞孔傳以蓺爲文沿用之

鄭康成注亦以蓺祖爲文祖見詩周

頌我將正義

今案書之蓺祖卽礼記王制尚書大傳白虎通

之祖禰也蓺禰聲相近釋文云蓺魚世反馬王云禰也豈有歸格于祖而不及禰者乎當以馬王說爲長僞傳多同王注而此獨襲取鄭義何也

幽洲

書流共工於幽洲當從孟子作幽州卽釋地所謂燕曰

幽州是也

史記作幽陵

說文水中可居者曰州周繞其旁从

重川管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徐鉉曰今別作洲非是志祖案今毛詩亦正竝改从俗作洲此處僞孔傳有水中可居者曰洲一語衛包之徒不察遂并經文亦加水旁其實九州之幽州從無作幽洲者正義仍作幽州良由文多不能盡改尔書中此類甚多讀者當一一證明之

丹朱冢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上文云無若丹朱傲下文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

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冢乃知丹朱冢爲兩人名朋
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冢盪舟則罔水行舟
之事是已冢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
先羿冢而後禹稷志祖案論語冢盪舟自孔安國注以
澆爲冢而集注因之實則澆之盪舟於經傳無所據也
冢蓋別是一人尔斗南此論頗有理然以先羿冢而後
禹稷爲次序亦失之疏然則羿善射冢盪舟何以羿先
於冢乎或以羿爲堯時殪日之羿亦未必然堯時之羿
未聞不得其死也

斗南以孟子逢蒙殺
羿爲堯時之羿不確

三品

詩大賂南金正義云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

以梁州云厥貢鏐

偽孔傳本作鏐謬

鐵銀鏤尔正釋器云黃金

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旣以鏐銀爲名

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檢禹貢之文厥貢

鏐鐵錫鉛銀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

鑄兵故以鑄三鐘攷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

鐘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青白赤也案偽孔傳

亦云金銀銅也與王肅同亦王注多類孔傳之一事所

以疑僞傳出於肅造也

九河

九河之名見於尔正自漢以來師儒相承守其說而不易不知蔡傳何以增入河之經流合簡絜爲一又譌絜爲潔案尔正郭注水性約絜李巡曰絜苦也則潔絜之不可混明矣孟子禹疏九河朱子集注亦誤作潔字

。絜戮

甘誓不用命戮於社戮是刑戮之意非必竟殺之也絜戮者戮之以爲奴絜奴古通字周礼鄭司農注引尚書曰予則奴戮汝漢書王莽傳亦作奴戮古者罪人不絜解作戮及妻子者非兩戮字本一義殺人于社經典無

徵用鄧子于次睢之社衰世宋襄之所爲豈三代之法哉

柰何

古文尚書之僞至今日而論定不必回護亦無庸摺擊近之攻古文者吹求於字句之間轉滋口實使毛西河至今存必有續冤詞之作矣如桐城姚姬傳蘇左傳補注云古經傳皆言如何若何惟楚人言柰何申叔展遠啟疆皆楚人故左傳止此二處稱柰何老莊屈宋皆有柰何固楚言然也僞爲五子歌者不知其爲楚言而誤用之竟忘却召誥有曷其柰何勿敬之語僞古文自襲

召誥非用楚言召誥非古文召公非楚人也

優賢揚歷

堯典正義曰鄭注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案憂腎陽不可解予讀左思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云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又魏志管寧傳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始悟正義憂腎陽三字乃優賢揚之譌蓋康成尚書本以心腹腎腸爲優賢揚又以下歷字屬上作句余

諫釋載漢成陽令唐扶頌云優

賢歷

王人

書說命王人求多聞孔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王人二字連讀王人猶言王者尔君奭王人罔不秉德義亦猶此也蔡傳於說命用林氏之說以王字爲句於君奭又連上百姓爲句而古訓亡矣淮南道應訓成王曰懼哉王人乎可爲王人連讀之證孔傳雖魏晉閒人僞作猶不至如宋人之滅裂也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注疏以西伯爲文王蔡傳定爲武王蓋以黎國近紂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不應遽稱兵天子

之畿尔然文王受命五年伐耆

耆即黎

六年伐崇明見伏

生大傳分年實事豈可移於武王竊謂戡勝也

戡與堪通尔正

堪勝也郭注引書西伯堪黎

當伐密與犬夷之後周道日隆黎素黨

紂爲惡此舉或因黎興師犯順文王不得已而距之因以獲勝尔如此則可無稱兵畿內之嫌而亦不必以西伯爲武王矣

周本紀明年敗耆國亦與上伐犬戎伐密須書法不同

殷本紀云西伯伐飢

黎耆飢三字並同

國滅之似誤

。攷定武成

疑武成有鐫簡者自唐孔穎達始至蔡傳竟別載攷定

武成于後然明儒如歸震川近儒如李安溪猶紛紛改

易迄無定論今反復讀之知武成之錯簡僅丁未祀于

周廟與既生魄兩節余蓋以歷推之四月丁未爲十九

日庚戌爲二十二日皆在生魄之後

律歷志四月既朔生霸粵六日庚戌

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餼于周廟今乃倒敍于前其

爲脫簡無疑若正義疑無作神羞之語不結而以既戊

午至血流漂杵皆屬史詞云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

則誤矣夫當日禱詞無作神羞之下或尚有如荀偃禱

神崩殯禱祖之云而武王之告百官原可不具述惟孔

氏以既戊午以下皆屬之史詞則前後之紀日既倒而

詞亦不結因輾轉疑誤若以戊午師逾孟津爲武王追敘之詞自天下大定以上俱屬王言則文義完贍亦可無孔氏大聚百官唯誦禱詞之嫌左傳載楚芋無尹曰昔先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見昭七年則數商罪以告諸侯當孔壁未藏之前屬讀顯然後儒亦何所庸其攷定乎

○ 洪範無錯簡

洪範惟辟作福二節或疑與三德無涉移置篇末五福六極之後案正義云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

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經文連屬自有深義宋儒憑臆
改經于武成洪範二篇顛倒錯亂幾不復存聖經之舊
夫洪範不獨今古文具有太史公全采其文入史記宋
世家中並無錯簡乃必欲割裂補綴不知何意然九疇
俱有演詞而入政仍不能補其闕此亦猶蔡氏之攷定
武成而以爲猶有闕文者也

曰蒙曰驛

經傳作蒙驛疏作蒙園蓋衛包所改而疏本單行尚存
古字余正釋天云天氣下地不應曰蒙邢疏引洪範曰
蒙鄭注云蒙聲近蒙則知經文本作蒙字而康成讀爲

蒙也詩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圉圉明也卽

引洪範此文

史記宋世家作弟乃弟字之譌

說文圉字注尚書曰圉其

下又云圉

玉篇廣韻此下有者字

升雲半有半無此叔重自釋圉

字之義而洪容齋以圉圉連讀并作二句爲逸書誤矣

又案周礼太卜注引曰雨曰濟曰孟

孟同

曰圉曰尅賈

疏引孔注云孟謂陰闇圉氣落圉不連屬然則僞孔傳

亦尚未改字後人因改經而并改傳尔

。康誥四十八字

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此康誥之本敘也下文在茲東土正與篇首東國相應成王旣滅武庚乃得以

殷餘民封康叔所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卽衛地也
若武王時則衛地已封武庚矣安得又封康叔乎史記
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
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
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云云康叔之不封
于武王時亦明矣宋儒徒泥于朕其弟小子封一語遂
以爲武王封康叔而又與篇首四十八字不合則以爲
此洛誥之文不知周公稱成王命以誥康叔亦猶多方
之周公曰王若曰是也朕其弟之朕周公自謂也明乎
康叔之非武王所封則四十八字決非錯簡夫然後可

以讀康誥

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殺亂二年克殷注誅管蔡及祿父等也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

五年營成周六年制

亂作樂七年致政

棐字

朱子文集云棐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尔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嘗疑今孔傳并敍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眞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尔正也志祖案尔正釋詁明云弼棐輔比備也郭注引書天畏棐忱爲證則棐之訓輔淵源尔正眞漢魏以來相傳之古訓豈可以

其出於僞孔傳而疑之乎漢書孔光傳引書曰天棐譏
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顏師古亦訓棐爲輔唯燕刺王
旦傳母作棐德師古曰棐古匪字也朱子語本此然
書中棐字正不必盡作匪字解

迪惟

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傳云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
不過以道字釋迪余未見其爲迪字斷句也書中多用
迪惟字君奭迪惟前人光卽此句例正義竟以古之人
迪四字爲句誤

惠鮮

無逸惠鮮解寡僞孔傳云加惠鮮乏解寡之人是以鮮與解寡分作三項言文王尤加惠於此也句法殊未穩愜蔡傳謂惠鮮云者賚予賜給之使之有生意鮮字作平聲讀說亦太新黃氏日抄云鮮我方將鮮亦上聲訓善仍以惠鮮二字相連不必改爲鮮活之鮮文義自協

霍叔

僞古文蔡仲之命云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正義云霍叔不監殷民於時蓋在京邑聞管蔡流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案此則孔氏之臆說也管蔡霍爲三監若霍叔不監殷民則止二監矣當管蔡流言之

時不與朝廷同心者應不止霍叔一人何獨降爲庶人乎蓋霍叔亦監殷而同畔但其罪較管蔡爲輕故寬其誅故余至路史後紀卷十云霍處以祿父降而經絕不見所出周書作雒解但云管經而卒羅莘注乃云周書管叔霍叔經死恐誤然于此知周公所謂誅管叔及致辟者非必手刃之也不得以殺兄爲周公疑矣

三朝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蔡傳云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案周礼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外內朝一在路門之內

燕朝是也一在路門之外應門之內治朝是也治朝對燕朝而言則又謂之外朝蔡傳於此不甚分明

荒度

呂刑度作刑以詰四方蘇氏連上荒字作句云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貢曰予荒度土功以尚書大傳引書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證之似鮮度卽荒度之異文蘇讀爲優

丁小山云輯尚書大傳者讀困學紀聞破句以鮮度二字連文致有此誤

然周礼太宰

之職鄭注又引書度作祥刑以詰四方則仍以荒字屬

上讀而刑字上又似有缺文蓋古書句讀之難是正者

多矣

漢書刑法志穆王昵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齊詩

王伯厚詩攷所載齊詩僅十餘條然其中如匡衡伏湛
蕭望之之流不過因本傳有習齊詩之語卽以所說爲
齊詩尔惟翼奉傳所云五際之要則明指爲齊詩也漢
書地理志所引齊詩子之營兮自杜漆沮班固時齊詩
未亡猶可證據至宋人如洪氏邁董氏道曹氏粹中范
氏處義所述齊詩俱屬臆說齊詩魏代已亡
見隨書經籍志宋
人更何所案據邪

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黍離之詩見新序節
士篇劉向世學魯詩者此蓋魯詩說洪容齋以爲齊詩

誤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此五經異義引韓魯說見周礼
鍾師疏范處義解頤新語以爲齊詩章句亦誤也

。毛詩置弟子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
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袁宏
後漢紀遂言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疑袁
紀之言非實也或暫置而旋罷全謝山先生云毛詩之
立學官在魏黃初時者近之吳陸璣草木疏云魯齊韓
詩三氏皆立博士唯毛詩不立博士後漢書儒林傳序建初中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

○毛傳非毛萇

世傳詩毛傳爲毛萇作蓋據後漢書儒林傳云趙人毛長長萇傳詩是爲毛詩故也隋書經籍志亦云毛詩二

十卷漢河閒太守毛萇傳然攷鄭康成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敘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康成元恪距毛公較近當得其真然則作詩傳

者毛亨非毛萇審矣

正義云大毛公爲其傳
由小毛公而題毛也

維參與昴

詩維參與昴毛傳昴留也正義引元命包云昴六星昴
之爲言留言物成猶繫留蓋昴留字竝从𠂔不从𠂔𠂔
卽酉字𠂔爲二月象陽之開𠂔爲八月象陰之閉西方
之宿故字从𠂔又一名留詩昴與稠猶爲韵當讀爲留
釋文音卯非也劉字亦从𠂔而讖文有卯金刀之說大
抵讖文多近鄙別字如口天爲吳水丑木爲梁之比豈
足爲典要乎

韓詩外傳引衛女詩

韓詩外傳二載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或疑此論柏舟之詩衛女謂共姜子謂共姜非衛女也此蓋指許穆夫人初許求許穆夫人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於衛侯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卒有翟難而許不能救事見列女傳故外傳此下卽引載馳之詩以證之外傳引詩有與本事不相比附者有卽述本事者此其例也

流離

毛氏奇齡續詩傳烏名卷云流離惡烏名卽梟名之別

出者也詩流離之子陸璣疏云自關以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此引比以爲狄雖微末終當爲患未可置之不聞也後衛果爲狄所滅此引喻之最切者若以流離釋漂散則謂微末是漂散之子已自難通況漂散何云之子邪志祖案西伯戡黎而祖伊奔告蓋紂都朝歌黎國在上黨壺關縣偏近紂都故也衛卽殷之故墟黎亾而商震黎侯失國而衛亦爲狄所滅胥亾齒寒勢所必至則以流離惡鳥喻狄於情事正合古訓相傳如此自未可輕易然集傳以漂散解流離所云流離之子猶言流離之人也西河泥子字而極詆之亦過

釋文誤入注

詩東門之池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見秦誓傳

儀礼士昏礼

注壻悉計反从士从胥俗作壻女之夫案此皆陸氏釋文語誤刻作箋注者闕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乃據此謂康成曾見孔傳又云鄭作反語有此一條以百詩之精博猶不免爲俗刻所誤予於此益信讀書之難也

蠶月條桑

豳風日月但錯舉以見三正之並用朱子云變日言月言是月之日是也春日蠶月特古人之變文蓋卽曰五之日曰三月亦未始不可正義以日月分陰陽其說失

之太巧至毛西河云自子逮巳析支之前而爲陽自午逮亥析支之後而爲陰又云日可始子而迄于巳月可始巳而迄于亥則蓋穿鑿矣解經不當如此

十月之交

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正義謂漢世通儒未有以歷攷此辛卯日食者困學紀聞引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劄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閏百詩云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劄卽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月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志祖案康成

果破得日食在幽王六年建酉之月不應作譜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屬之厲王時自相違反蓋黃初以來治歷者始課日食疏密而攷此辛卯日食則疑出於後人之傳會也

杼柚

揚雄方言云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案此蓋釋詩杼柚其空之義言東國土木之役不堪其苦也疑三家本有此解而方言用之鄭箋云譚無他貨惟有絲麻尔今盡杼柚不作也說似迂

行葦

漢儒相承以行葦爲公劉之詩蓋本三家舊說也吳越
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列女傳晉
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
痛之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義
傳體公劉之德行勿剪之惠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
德及行葦之不傷潛夫論邊議篇公劉仁德廣彼行葦
德化篇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其義
竝同

彼徂矣

古讀彼徂矣爲句與土句彼作矣爲對今改徂作岨而

讀彼咀矣岐爲句誤也說苑君道篇引詩岐有夷之行
子孫其保之多其字余正釋詁夷易也邢疏亦引岐有夷
之行並可證韓詩外傳卷三引詩同

亦服爾耕

詩亦服爾耕亦有高廩鄭箋俱訓亦爲大古亦奕字通
國語奕世載德中常侍樊安碑北軍中候郭仲奇碑並
作亦世孔穎達正義云亦大釋詁文彼亦作奕音義同
然則孔氏所見唐初之本詩作亦字不與余正同也乃
日本七經孟子攷文據其國足利學相傳之本經注俱
爲奕字明係彼國淺人所攷攷文中所言足利本大率

類此學者無輕信爲古本也

讀書脞錄卷之二

仁和孫志祖

以字爲諡

左隱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諡明陸貞山

案

左傳附注云

鄭氏駿許慎五經異義

見史記集解

引此傳云諸侯以字爲

氏今此以氏作諡者傳寫譌也杜攷之不詳乃妄斷其

句而強解之志祖案杜讀誠誤然謂諡爲氏字傳寫之

譌則未必然凡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鄭注云誄其行

以爲諡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明用左傳此語又儀

刑少牢饋食刑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諡春秋傳曰魯無

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據此二文康成讀左傳以諡字絕句而本文之作諡不作氏有明證矣駁五經異義書已久佚其引此傳文作氏者恐轉是傳寫之誤夫以字爲氏則傳文因以爲族四字該之矣若云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不嫌詞費乎

穀梁傳孔氏父字諡也范甯注

以字爲諡

城小穀

左莊三十二年傳城小穀爲管仲也顧亭林日知錄據范甯穀梁解以小穀爲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志祖考春秋之言穀者除亭林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

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字所言齊桓公城穀而賓管仲焉語正合故杜注以爲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中有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俱作小穀者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預手定本已亡無從是正

王族

左成十六年傳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攷證齊氏

召南云前後文皆作王卒疑此文亦當作王卒但襄二
十六年傳聲子述苗賁皇之言亦作王族尋文攷義王
卒則應比他卒良不應王族竝能良也且古本若係王
族杜必有注今無之恐本是王卒後人因一處誤作王
族遂兩處均改而從譌也志祖案族字不誤杜注偶略
余不但左傳兩處竝作王族楚語亦有此文韋昭解曰
唐云唐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
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其解族
字最明確安得并左傳國語之文盡以爲字誤乎

生而賜諡

困學紀聞云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諡也何義門云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事杜注云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志祖案注皆未死句絕言二人皆未死也卽從今本有未字亦非如厚齋生而賜諡之說玩傳終而言之句語意自明宋槧不全本左傳四卷今藏歸安嚴九能

元照家

相臺岳本有未字

封父

礼記明堂位崇鼎貫鼎封父龜左傳定四年封父之繁

弱鄭康成杜元凱注竝以封父爲古國名蓋寶龜大弓二物皆得自封父故繫之以其國公羊傳所謂器從名也近姚姬傳左傳補注以封父爲龜名猶句倮之類其說太僻且以封父之繁弱謂封父及繁弱與夏后氏之璜之字句例不一亦未必然也後世氏族譜雖多依託然如封氏之本於封父以國爲氏確有依據豈眞爲鄭杜所誤乎

太宰嚭

左傳哀二十四年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于越杜注云嚭故吳臣也案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事見史記吳越世

家伍子胥傳又見吳越春秋二說苑雜言篇越滅吳在
哀公二十二年則此時安得有太宰嚭乎陳句山先生
云史公必不誤恐二十四年之太宰嚭又是一人而杜
注誤也志祖謂越初滅吳時未必誅嚭越之誅嚭當在
季孫納賂之後史公特因滅吳而牽連書之亦或曰是
時陳亦有太宰嚭見禮記檀弓然季孫因嚭而納賂於
越則不得謂是陳之太宰也

孔子生

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案經上文云
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

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尠穀梁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生

左襄三十一年正義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

公羊經衍文

公羊經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同盟于幽案二傳皆無公字此經公字衍文也後十九年傳注云先是鄆幽之會公皆不至疏云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亦言幽之會莊公不往董子學公羊者也然則公羊經無公字斷然矣

公羊傳脫文

攷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鄭注子家駒曰天子僭
天賈公彥疏引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文爲證志祖案
今本公羊傳但有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
諸侯久矣而無天子僭天之語蓋今本脫也賈氏所見
唐本猶有此四字天子僭天其義甚精非秦漢以後儒
者所能道也

儀礼稱士礼

儀礼十七篇非盡士礼也而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
堂生傳士礼十七篇近儒江慎修據賈公彥序周礼廢

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因疑博士之博譌爲傳而傳字易爲朮遂誤作傳士朮尔志祖案儀朮之稱士朮蓋以篇首冠昏諸篇俱係士朮漢儒因有士朮之目未可以賈公彥敍節引之語竟謂傳士朮爲譌字也如江說史記又將何解

儒林傳秦焚書獨有士朮高堂生能言之

大燭

儀朮燕朮閭人爲大燭於門外石經無大字錢竹汀先生云閭人爲燭于門外與大射之文合今本燭上多大字志祖案注云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疏云此閭人爲大燭于門外亦是大燭在地者據此則注疏本此處自有

大字不必援大射文以爲證也恐石經誤

大史

儀礼大射儀云大史在干侯之東北石經大史監本作大夫誤也上文已云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不應複言大夫之位陸氏釋文云大史晉泰後大平大史大史皆同可證乃監本既誤爲大夫併將釋文語刪去遂不可尋究矣張爾岐儀礼句讀本不誤

小戴刪大戴

戴東籙大戴礼記目錄後語云隨書經籍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傳

曾爲是言隨志以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不足據也吾友錢廣伯馥則云晉司空長史下邳陳邵字節

良周礼論序云戴德刪古礼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

之大戴礼戴聖刪大戴礼爲四十九篇是謂小戴礼見釋

文敘則隨志以前已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隨志之

言固自有本也

小戴本四十六篇馬融附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四十九

八十九日耄

姜宸英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當是八十日耄九十日悼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同稱日耄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

悼何其不祥邪況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刪矣志祖案白虎通攷黜篇引礼記此文正與礼記暗合然白虎通上文言君幼稚唯攷不黜則不當但言八十九十也似從今本爲得近盧刻白虎通已據曲礼改正

釋文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耄後人妄加之

冠毋免

曲礼冠毋免集說云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不可免言吉凶皆當著冠不可脫去余與注疏音訓俱同竝不音問觀其注檀弓免焉始詳免制而音爲問則此處如字讀可知也學者但見注有喪冠二字遂誤讀

問而補正卽以此糾陳氏之失過矣

稷曰明粢

曲礼稷曰明粢正義載隨王劭勘晉宋古本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惜不詳著其說惠定宇九經古義中引周礼大祝注及獻帝宗廟祝嘏詞蔡邕獨斷得其三證餘亦莫能詳也或曰詩以我齊明朱子云齊與粢同曲礼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尔豈非曲礼此句之明證乎志祖案嘗烝二名協韻言烝嘗可也明粢一名協韻言齊明不可也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鄭箋潔齊豐盛皆不引曲礼正可爲古本無此

句之證

檀弓句讀

檀弓討敝邑之罪又從而赦之師與正義以又從而赦之句師與二字自爲一句非也當從謝疊山以師與二字屬上爲句與上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相應如此讀解方合

王制

礼記王制正義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釋文同

案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刻六

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

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然則文帝之王制非祇記之王制也盧植以其書名偶同而誤牽合之介鄭康成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見正義蓋亦不以漢文時之王制當之也

社稷之牛角尺

詩有捄其角毛傳云社稷之牛角尺正義云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疑與賓客同尺也志祖疑王制賓客二字或卽社稷之譌蓋以祭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言祭矣祇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

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礼緯宗廟社稷角尺與王制異公羊傳三十一年注用礼緯說春秋繁露郊事對篇引王制賓客之牛尺

逸周書月令

逸周書闕月令篇或取呂氏十二紀以補之非也馬融論語注引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周礼司燧鄭司農引鄉子說與此同召誥正義引三日粵朏蓋漢唐時此篇尚存也邢疏云其詞今亡則宋時始佚尔其文與十二紀迥異

是察阿黨

月令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與上文燮龜

筴占兆審卦吉凶語意不相聯屬疑有脫誤據七經攷
文云古本足利本作是月也宋本標題亦作是月然則
今本是字下脫月也二字亦呂氏春秋於是察阿上亂
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

北史何妥傳引孔
子是察阿黨

曾子問脫文

礼記曾子問云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
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今注疏本誤以周卒哭句
入注

汲古閣本
改周作則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興國本大書

而爲經文曰周人卒哭而致事視注文復添一人字以
三代之礼並言之未爲非也志祖案何休公羊宣元年

注引孔子語有周人率哭而致事句疏云曾子問文則知此句當從興國本作經文明矣

集說本無此句

櫓巢

礼記夏則居櫓巢七經攷文云古本礼記作櫓巢家語亦作櫓句解本音魯予向載其說於家語疏證中德清許周生不以爲然曰鄭注謂聚柴薪居其上蓋與尔疋豕所寢櫓相近釋文櫓或作增或作曾皆與櫓同音不當作櫓攷文未可信說文櫓大盾也何巢之有

廣正櫓巢也

蕃鬣

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鬣正義蕃赤也周尚赤陳氏集說

因之案蕃字鮮有訓爲赤者余正青驪繁鬣駮郭注引
凡記此文作繁鬣繁蕃義同邢疏所謂髦鬣繁多而美
者得之鄭注無文恐亦不以爲赤色也

學記句讀

學記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
以大學之敎也時絕句正義云言敎學之道當以時習
之退息必有居絕句鄭注云有居有常居也學字自爲
一句蓋總下諸目也集說則以時字屬下句學字屬上
句然解居學爲燕居之學說究牽強不如舊讀之爲安

始駕者

學記始駕者反之釋文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案孔氏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在車後而行則正義本無馬字明矣今注疏及集說皆作始駕馬者誤

孫心

礼記緇衣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惠氏九經古義云宋監本礼記孫心作憇一字誤爲二字也引說文憇順也書云五品不憇爲證志祖案憇順之憇經典相承省作孫字其作遜者俗字亦然惠氏以緇衣一字誤爲二字則非也此民有孫心與上文民有格心民有遜心句法

一例若刪去心字而但云則民有慈豈復成文乎且有字亦無著矣

貍首

札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鄭注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案以曾孫八句爲貍首之詩固未見有確據熊朋來經說又以大戴札投壺篇弓旣平張八句謂亦貍首之詩云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此必第二章第三章也亦鑿空臆說至呂氏引原壤歌兩句傳會貍首逸詩尤屬悠謬江慎修羣經補義取之以女手之卷然女爲尔汝之汝蓋久役于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故

云貍首者樂會時也不思礼記下文明云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而可解爲室家會遇乎貍首逸詩無攷其義當如鄭儀礼注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

釋文首先也

因以名篇

劉原父云貍首卽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

大夫士無主

鄭康成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賈公彥儀礼士虞礼疏遂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蓋以士喪礼虞礼俱不言作主故也然大夫士果無木主神將何所式憑以幣主神久則朽壞非孝子事親之道蓋賈氏肌度之詞余左哀十六年傳衛孔悝

使貳車載祔於西圃杜注祔藏主石函可爲大夫士有主之的證孔穎達云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皆狃于鄭說而不知其非也後魏書孔志嘗辨之公羊文二年注云主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云卿大夫以下正祔無主故不言之

大戴祔錯簡

大戴祔勸學篇珠者陰之陽也一段凡七十四字與上下文語意不屬疑他處錯簡也管子侈靡篇有此文孔廣森補注云前文有珠玉故旁及之

四戶八牖

大戴祔盛德篇

今本別立明堂篇誤

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

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盧抱經先生據續漢志注定

作八聰

聰與窓通

云若是每室之數下可不必再贅并援白

虎通辟雍篇八窓象八風四闔法四時爲證志祖竊以爲不然此書古本作八牖非八聰也礼記明堂位疏載五經異義引戴礼說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正作八牖且下句增一其字則爲總計之數義更明顯使改八牖爲八聰將四戶亦可改爲四闔乎四戶八牖與四闔八窓言各有當也不必合而爲一旦下文又有九室十三堂室四戶戶二牖古人文章正不嫌複又何疑於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語

爲贅設乎

○四書重文

論語憲問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疏以此二句與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合爲一章蓋曾子引易以證夫子之言語意本一貫猶牢日子云吾不試故藝也集注因泰伯篇有此文注爲重出而以曾子曰自爲一章誤矣孟子盡心下孔子之去魯章較萬章篇多去他國之道也一句蓋此章專明聖人去國之義他國與父母國有別也言各有當以爲重出亦誤

孔安國論語注

何晏論語集解敍旣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乃其所集諸家之說仍有安國注語後之疑僞古文尚書孔傳者往往據論語孔注以爲證今讀海寧陳仲魚鮪所輯論語古訓摘其孰謂鄒人之子知恥乎注云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謂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紇此大可疑者予乃歎古來僞書何限惜無明眼人道破余若僞日本孝經古文孔傳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其謬妄不待言矣

反論語

翟教授灝四書攷異云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張升反論

語今不知反論語爲何等書據其名目恐亦如劉子元
輩所爲是以反論語與疑孟刪孟同科也志祖案張升
乃後漢人見范書文苑傳其所著反論雖不載本傳中
大概如應劭風俗通十反篇之意文選注引語曰噓枯
則冬榮吹生則夏落此語又見魏都賦注乃反論中引
述成語義主相反晴江誤以論語二字屬讀故疑其類
疑孟刪孟亦左傳昭七年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雀下
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鯨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
張叔皮論亦張升反論之譌

康成解論語

書湯誥正義云鄭解論語用元牡爲舜命禹事於時總

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

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

論語說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

案國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

下韋昭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爲證蓋其時

古文湯誥未出故舊書相承以曰字屬上句亦命禹爲

句於詞亦順然予小子履句不知康成作何解想必不

以履爲湯名余據大戴礼少閒篇商履代興白虎通姓

名篇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

竹書紀年則湯稱商侯履

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或以論語履爲湯字之誤

尚書

古文訓

大謬湯非名也豈有告天而自稱予小子湯者乎

。論語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十卷當南宋時已佚故朱子亦未之見近始與古文孝經孔傳竝得之日本國中嘗取二書衡量之則孔傳贗而皇疏似真也其中遺文佚事若管仲奪邑之伯氏名偃公冶長辨雀語張石虎難夷齊之類洵足以資多識而廣異聞且所采舊說數十家標新領異非唐以後人所能僞撰然經文與今本多異其合于史書徵引者固可擇善而從而流傳既久亦容有彼國人之竄改如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與皇音餘而今本義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是仍讀如字而不音餘

也子溫而厲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義疏本仍作子吾不能無疑焉好古之士當分別觀之而不徒震爲異域之祕書斯可矣

論語點句

王楸野客叢書云朂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朂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朂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志祖案中庸又云吾學夏朂杞不足徵也讀此不又當於之字下點句邪解經之不可泥一說如此

叢書又云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
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
煙字讀文意更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某者焉因
知後學之解聖經不必用意過當爲穿鑿之說志祖案
陸德明釋文云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則老先
生之讀解固有本矣

三歸

論語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
嫁爲歸朱子則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善說篇

志祖案三

歸之爲臺名是也然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故尔詩新臺敍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娶之杭堇浦先生云古昏礼有築臺以迎女之事左傳言秦穆姬登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也管仲僭諸侯故有三歸臺礼經散亡無諸侯昏礼三礼中不一及此南北諸儒亦無從引證存此以俟深於礼者

管仲非仁

管仲才優于德輔翼桓公尊周攘夷其功元不可殁夫子所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亦第褒其功尔如其仁如其仁者蓋疑而不許之詞非重言以深許之也豈有夫

子而輕以仁許管仲乎自孔安國誤解而集注因之後
世學者遂疑聖人立論之偏與器小章抑揚懸絕而欲
置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爲齊人祇知有管仲云尔不
知齊論之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
魯論所無而爲齊論所增者也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
舊豈容齊人刪潤點竄於其間乎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鄭康成本作謗人

見釋文

初疑其說之不經後

讀左傳

襄十四年

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

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康成解經悉有據依未可輕詆安得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乎

友便僻

論語友便僻辟字凡四解釋文辟婢亦反此讀辟爲僻而集注從之者也馬融注云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此讀辟爲避也公羊傳定四年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蓋出鄭康成注疏又云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卽指釋文音此讀辟爲譬也又漢書佞

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讀辟爲嬖也

趙岐注孟子

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引趙岐本傳岐京兆長陵人年已五十因恥疾宦官數爲貶議中常侍唐珣爲京兆尹岐岐家屬陷以重法岐變易姓名與其從子楷范書作戠逃竄嘗憩息於濟岱之間有安邱孫嵩年二十歲范書二十餘

察其非常人密問之岐以實告遂與同載而歸藏之複壁中岐隱忍困阨者三年注成孟子數年後唐衡珣輩死因赦乃出志祖案所引趙岐本傳與范蔚宗後漢書

按要子句范
云藏復壁中數年岐作戾屯歌二十三章而已傳末著
要子章句劉貢父校要當作孟以岐注孟子傳至今本
傳何得反不記也何氏所引豈出謝承書邪元時謝書
尚存未可知也錄之以詒讀史者

孟子章指

趙岐孟子章指爲作僞孫宣公疏者刊去近山東孔氏
得影鈔宋本刻之始復臺卿之舊然其中疑文滯義有
未能盡明者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云言君子好謀
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

子之命

語出楊子法言學行篇司馬光集注云桐不悞

則有患矣

案好謀臨事之語與本旨全無闊涉而畏失言之解又似牽合上章易言無責來其下乃接以故曰師哉師哉云云語意前後不相聯屬竟不知其何所指也

孟子異文

孟子注疏本有與集注本異者故行者有裹糧也注疏本作裹囊案疏云行者有糧裹於囊則經文自作裹囊鹽鐵論取下篇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可證放勳曰曰注疏本作日孫奭音義云日丁音駟或作日誤

有攸不爲臣注疏本爲作惟案趙注云無不惟念執臣
子之節則古本自作惟字歧不足聞也注疏本作與聞
多一與字夫子之設科也注疏本子作予趙注云夫我
設敎授之科則夫當音扶蓋以此爲孟子之言也

集注
夫子

如字舊讀爲
扶余者非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注疏本作萬子

曰趙注云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
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
也說固迂曲然經文自作萬子無疑志祖謂七篇萬章
所輯故於篇終特著萬子以表異之亦如論語有若所
錄故篇首大書有子曰正其例也向來訓詁家罕有及

此者

孟子異讀

趙岐注孟子不但文異也其句讀亦異嚴九能嘗語予以趙注證古文尚書之僞者二事一瞽瞍亦允句若字屬下讀若是連文屬讀較順今僞古文大禹謨刪去瞍字以允若斲句而解允若爲信順非也一若崩句厥角稽首句厥豎也不連崩字爲文故章指有殷民厥角之語今僞古文泰誓以若崩厥角四字爲文而訓厥爲其崩角之詞殊不可解

漢書諸侯王表敘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文選陸倕石闕銘厥角稽

類可證古讀

孟子外書

近刻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正
掇拾子書中所引孟子逸篇以成文詞旨淺陋通儒疑
之余謂卽其篇題之謬誤尤可直斷其爲僞而無疑王
充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是篇名性
善非性善辨也孟子道性善性惡當辨性善又何辨乎
孝經一書孔子以授曾子豈有孟子著書亦以孝經名
篇之理蓋四篇之目當以性善爲一辨文次之說孝經
則必其中有推闡孝經之說而惜乎其書之久佚也今
作僞者并此篇名之句投尚誤又何論其它乎或曰宋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以性善辨爲篇題古矣安見其僞予曰謝氏所藏卽僞書也後人不察或卽因此一帙而附益以三篇亦未可知其一篇旣以性善辨標題則不得不以文說爲二孝經爲三矣然總之皆僞也昔潛邛閻氏以漢志尚書卷數證梅賾古文之僞余故師其意以斷孟子外書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由是而疏通證明之儻亦潛邛之意乎

僞古文尚書魏晉間人僞之也僞孟子外書宋以後人僞之也魏晉間人之所僞者古文宋以後人之所僞者

偽書偽古文難而偽偽書易何則孟子之有外書偽書也趙邠卿已譏其不能闕深似後人所依托今因其偽而偽之卽詞旨淺陋庶幾讀者恕焉蓋作是書者較之偽古文尚書學愈疏而心愈狡也又慮孟子逸文之有所漏失乃於爲正篇之末凡八章而注云以下闕則雖古書所引有在此四篇之外者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偽書無此二語皆盡舉而歸諸所闕之列以視偽古文之首尾完善而墨子之引泰誓猶有所遺致貽潛邱口實者不更善於彌縫邪雖然旣云闕矣何以又云凡八章乎嗚呼亦徒見其心勞目拙而已

鄭注孝經

後漢書鄭康成傳敍康成撰述有孝經注而謝承書無之或疑謝氏脫誤非也康成孝經注晚出前世通儒竝疑其僞南史陸澄傳云康成自敍所著眾書亦無孝經此爲明證一說是康成孫小同撰近人所刻古文孝經孔傳謂得之日本國者尤不足信大唐新語開元初劉子元奏議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略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官今驗孝經非鄭康成所注

凡十二條

鄭余正注

周礼大宗伯疏引緯書文曜鉤天皇大帝之號又引余

正北極謂之北辰其下引鄭康成注云天皇北辰曜魄
寶此文曜鉤注語非余正注也近余氏蕭客古經解鉤
沈列之康成余正注誤矣隨書經籍志有康成孟子注
亦疑誤

郭璞余正贊

郭璞余正注外別撰圖贊二卷語極妍妙予嘗于釋文
邢疏及它書中偶見數則如釋水初學記引云川瀆綺
錯渙瀾流帶潛潤旁通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混東會
又河出昆侖虛色白釋文引云昆侖三層號曰天柱實
惟河源水之靈府釋草鞠御覽引云鞠名曰精布華

月仙客是尋薄采薄掇又卷施草拔心不死尔正翼引
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適
興有遠旨釋木椶木桂說文繫傳引云桂生南裔拔華
峯領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釋蟲蝟
尔正翼引云蟲之清潔可貴唯蟬釋鳥鵲鵲鵲如鵲
短尾疏引云鵲鵲之鳥一名鵲應弦銜鏑矢不著地
逢蒙縮手養由不睨釋獸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疏
引云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
咷反爲我戮近讀邵氏晉涵尔正正義又得數則釋地
比目魚云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協

不得密離不爲疏比翼鳥云鳥有鵜鵜似鳬青赤雖云

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飛合翮

山海經鸛鵜贊畧同

枳首蛇

云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

無異駢拇釋草菟葵穎凍云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款冬

之生擢穎堅冰物體所安焉知渙凝釋蟲螢火卽炤云

熠燿宵火物之微么出自腐草煙若散漂物之相煦孰

知其陶釋獸雌叩鼻而長尾云寓屬之才莫過於雌而

則自懸塞鼻以尾厥性雖陋列象宗彝惜不著其采自

何書郭氏注山海經亦有贊抱經先生羣書拾補據道

藏本刻之竝載補遺數十則今此諸贊多有與彼文相

涉者疑莫能定或彼誤以尔疋贊爲山海經未可知也
坎律銓也

尔疋釋言坎律銓也自注疏釋文而外鄭樵陸佃諸家
俱無異說亦可無庸置喙矣乃近日解尔疋者改銓作
詮而以坎律爲吹聿之譌不知釋言上文已有律通述
也若此又云吹聿詮也不已贅乎律通與聿吹通而非
此處之義且此處銓字亦從無作詮者解經而盡改經
字以求通此郢書燕說也